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 加封好酒貪杯叔姪會面

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清平押解水定上船，直奔按院衙門而來。此刻顏大人與白五爺俱都知道蔣四爺如此調度，必然成功，早已派了差人在湖邊等候瞭望。見他等船隻過了旋渦，蕩蕩漾漾回來，連忙跑回衙門稟報。白五爺迎了出來，與蔣爺清千總見了，方知水寇已平，不勝大喜。同到書房，早見顏大人階前立候。蔣爺上前見了，同到屋中坐下，將拿獲水寇之事敘明；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高雅，頗曉治水之道，公孫先生叫回稟大人，務必備禮聘請出來，幫同治水。顏大人聽見了，甚喜，即備上等禮物，就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名押解禮物，前到螺螄莊，一來接取公孫先生，即請毛家父子同來。清平領命，帶領兵弁二名，押解禮物，只用一隻大船，竟奔螺螄灣而去。這裡顏大人立刻升堂，將鎮海蛟邬澤帶上堂來審問。邬澤不敢隱瞞，據實說了。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，就派他在洪澤湖攪擾，所有拆埽毀壩，俱是有意為之，一來殘害百姓，二來消耗國帑，復又假裝水怪，用鐵錐鑿漏船隻，為的是鄉民不敢在此居住，行旅不敢從此經過，那時再派人來占住了洪澤湖，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。可笑襄陽王無人，既有此意，豈是邬澤一人帶領幾個水寇就能成功，可見將來不能成其大事。

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邬澤的口供，又問了水寇眾人。水寇四名雖然不知詳細，大約所言相同，也取了口供，將邬澤等交縣寄監嚴押，候河工竣時一同解送京中，歸部審訊。

剛將邬澤等帶下，只見清平回來稟說：「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，少刻就到。」顏大人吩咐備馬，同定蔣四爺白五爺迎到湖邊。不多時，船已攏岸，公孫先生上前參見，未免有才不勝任的話頭。顏大人一概不提，反倒慰勞了數語。公孫策又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，心甚不安。早有備用馬數匹，大家乘騎，一同來到衙署。進了書房，顏大人又要以賓客禮相待。毛九錫遜讓至再至三，仍是欽命大人上面坐了，其次是九錫，以下是公孫先生蔣翁白爺，末座方是毛秀。千總黃開又進來請安請罪。顏大人不但不罪，並勉勵了許多言語：「待河工報竣，連你等俱要敘功的。」黃開聞聽，叩謝了，仍在外面聽差。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，毛九錫不慌不忙，從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，雙手呈獻。顏大人接來一看，見上面山勢參差，水光蕩漾，一處處崎嶇周折，一行行字跡分明，地址闊隘遠近不同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，何方可用埽壩，那裡應當發洩，界面極清，宛然在目。顏大人看了，心中大喜，不勝誇贊。又遞與公孫先生看了，更覺心清目朗，如獲珍寶一般。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，幫同治水，等候論音。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，佈施了百金，令人將他徒弟找回，酬報他釋放之恩。

不多幾日，聖旨已下，即刻動工，按著圖樣，當泄當壩，果無差謬。不但國帑不致妄消，就是工程也覺省事。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，水平土平，告厥成功。顏大人工完回京，將鎮海蛟邬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，顏大人遞摺請安，額外隨了夾片，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，聖上召見，顏大人面奏敘功。仁宗甚喜，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，毛秀六品職銜，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，盡先補用。刑部尚書歐陽修審明邬澤果係襄陽王主使，啟奏當今。原來顏查散升了巡按之後，樞密院的掌院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輝；所遺刑部尚書之缺，就著歐陽修補授。

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，立刻召見包相計議，襄陽王已露形跡，須要早為剷除。包相又密奏道：「若要發兵，彰明較著，惟恐將他激起，反為不美。莫若派人暗暗訪查，須剪了他的羽翼，然後一鼓擒之，方保無虞。」天子准奏，即加封顏查散為文淵閣大學士，特旨巡按襄陽。仍著公孫策白玉堂隨往。加封公孫策為主事，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，所遺四品護衛之銜，即著蔣平補授，立即馳驛前往。

誰知襄陽王此時已然暗裡防備，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藍驍督率旱路，右有飛叉太保鍾雄督率水寨，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，以為羽翼，嚴密守汛。

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，由歐陽二字猛然想起北俠歐陽春，便召見包相，問及北俠。包相將北俠為人，正直豪爽，行俠尚義，一一奏明。天子甚為稱羨。包公見此光景，下朝回衙，來到書房，叫包興請展護衛來，告訴此事。南俠回到公所，對眾英雄述了一番。只見四爺蔣平說道：「要訪北俠，還是小弟走一趟，庶不負此差。什麼緣故呢？現今開封府內王馬張趙四位是再不能離了左右的，公孫兄與白五爺上了襄陽了。這開封府必須展大哥在此料理一切事務。如有不到之處，還有俺大哥可以幫同協辦。至於小弟原是清閒無事之人，與其閒著，何不討了此差，一來訪查歐陽兄，二來小弟也可以疏散疏散，豈不是兩便麼？」大家計議停當，一同回了相爺。包公心中甚喜，即時吩咐起了開封府的籠邊信票，交付蔣爺，用油紙包妥，貼身帶好。別了眾人，意欲到松江府茱萸村。行了幾日，不過是饑餐渴飲。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到了來峰鎮悅來店，住了西耳房單間。歇息片時，飲酒吃飯畢，又泡了一壺茶，覺得味香水甜，未免多喝了幾碗。到了半夜，不由的要小解起來。剛剛的來到院內，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，卻不聲喚。蔣爺將身一隱，暗裡偷瞧。見開門處那人挨身而入，仍將門兒掩閉，蔣爺暗道：「事有可疑，倒要看看。」也不顧小解，飛身上牆，輕輕躍下，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。

只聽有人說道：「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。方才在東耳房我已認明，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，如何放他過！」又聽一人答道：「言雖如此，怎麼替你報仇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，英若趁醉將他勒死，撇在荒郊，豈不省事？」又聽答道：「索性等他睡熟了，再動不遲。」蔣爺聽到此，抽身越牆出來，悄悄奔到東耳房，見掛著軟布簾兒，屋內尚有燈光。從簾縫兒往裡一看，見燈花結蕊，有一人頭向裡面而臥，身量卻不甚大。蔣爺側身來到屋內，剪了燈花，仔細看時，嚇了一跳，原來是小俠艾虎。見他爛醉如泥，呼聲震耳，暗道：「這樣小小年紀，貪杯誤事。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，險些兒把小命兒喪了。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？不要管他，俺且在這裡等他便了。」「撲」，將燈吹滅，屏息而坐。偏偏急著要小解，再也忍不住，無可如何，將單扇門兒一掩，就在門後小解起來。因工夫等的大了，他就小解了個不少，流了一地，剛然解完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。他卻站在門後，只見進來一人，腳下一跳，往前一撲。後面那人緊步跟到，正撞在前面身上。蔣爺將門一掩，從後轉出，也就壓在二人身上，卻高聲先嚷道：「別打我！我是蔣平。底下的他倆才是賊呢。」

艾虎此時已醒，聽是蔣爺，連忙起身。蔣爺抬身叫艾虎按住了二人。此時店小二聽見有人嚷賊，連忙打著燈籠前來。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，一個是店東，一個是店東朋友。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捆了他二人。底下那人衣服濕了好些，卻是蔣爺撒的溺。

蔣爺坐下，便問店東道：「你為何聽信奸人的言語，要害我姪兒？是何道理？講！」店東道：「老爺不要生氣，小人名叫曹標，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，因他家員外被人害卻，事不隨心，投奔我來。皆因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內，左一壺，有一壺，喝了許多的酒。是陶宗心內犯疑，一個小客官為何喝了許多的酒呢？況且又在年幼之間呢。他就悄悄的前來偷看，不想被他認出，說是他家員外的仇人，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，作個幫手。」蔣爺道：「作幫手是叫你幫著來勒人，你就應他？」曹標道：「並無此事，不過叫小人幫著拿住他。」蔣爺道：「你們的事，如何瞞的過我呢？你二人商議明白，將他勒死，撇在荒郊。你還說：『等他睡了，再動不遲。』你豈是盡為做幫手呢？」一席話說的曹標，再也不敢言語，惟有心中納悶而已。蔣爺道：「我看你決非良善之輩，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。」說著話，叫：「艾虎把那個拉過來，我也問問。」艾虎上前，將那人提起一看：「哎呀！原來是你麼？」便對蔣爺道：「四叔，他不叫陶宗，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。」蔣爺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「你既是姚成，如何又叫陶宗呢？」陶宗道：「我起初名叫陶宗，只因投在馬員外家，就改名叫姚成。後來知道員外的事情鬧大，惟恐連累於我，因此脫逃，又復了本名，仍叫陶宗。」蔣爺道：「可見你反覆不定，連自己姓名都沒有准主意。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必問了。」回頭對店小二道：「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。我告訴你，此乃是脫了案的要犯。你家店東卻沒有什麼要緊。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，叫他們快些來見，我這裡急等。」店小二聽了，那敢怠慢。

不多時，進來了二人，朝上打了個千兒道：「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，實在眼瞎，望乞老爺恕罪。」蔣爺道：「你們倆誰是地方？」只聽一人道：『小人王大是地方。他是保甲，叫李二。』蔣爺道：「你們這裡屬那裡管？」王大道：「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。」蔣爺道：「你們官姓什麼？」王大道：「我們太爺姓何，官名至賢。請問老爺貴姓。」蔣爺道：「我姓蔣，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，訪查要犯，可巧就在這店內擒獲，我已捆縛好了在這裡。說不得你們辛苦看守，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。見了你們官兒，是要即刻起解的。」二人同聲說道：「蔣老爺只管放心，請歇息去吧。就交給小人們，是再不敢錯的。別說是脫案要犯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小人們斷不敢徇私。」蔣爺道：「很好。」說罷，立起身，攜著艾虎的手，就上西耳房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